

關

：老人集

卷十五之卷



閑之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五

引



党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完然而鳳戲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難之語而有溢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疊々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

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既高務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辭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文非可與誇多聞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歲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欤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尖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

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注止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人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徧抹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中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襲于先儒

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予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於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於心此敬之見於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此不辭之謂誠無此不盡之謂忠貫之謂一會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搏萬物推而放諸

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我先聖所以垂教萬世我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起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度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我求所謂知而已而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為異學者為高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于乎

至于載之東西銘子翬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
以至于堂與棹而類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
哉

箋太玄贊引

大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
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
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為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著用七
玄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彩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
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宣兼之其于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訊

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
子以平子猶不可控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
知太玄姑之范注之小悞以証本經之不悞范注以九首次九陽
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畫則畫多於夜禍福淆亂
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扞之後而數其餘王氏
依之注本作兩扞非經悞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
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攻之以為中夕
筮吉凶禱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禱終不可得而遇也楊
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悞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改玄數

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禱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
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且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為緯五則經緯禱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
禱焉與日中夜中夕筮同况禱首一六七皆凶而吟首一六七皆
凶有亦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以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
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禱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
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
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
以別之竊意星若卜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

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曆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
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與字之驗
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
及王氏辯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
首之名義六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
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擬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
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
泐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
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
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詆斥忠厚之氣復為
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多其今
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
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踐履之實庶幾有助於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鑑引

書曰與治道同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古審周道法後王是也
近古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畧高出近古而

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
佐朝夕論思日月納獻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
戒故能功業若此巍也其後明皇初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
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
甫楊國忠致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常貫之裝度削
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此可見矣臣吳
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
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拱帝而猶致之于治道俯稽
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

政要申鑒文理雖鄙拙無以發明特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風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臣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畧行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引解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之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願愛精神考壽無窮以致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

此皆周公薦寶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己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

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
徵君、以文學行義名于天下天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
正大中天子闡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為知義悠然而辭
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及消息盈虛之理豈可量也
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為之引

滄水文集卷十五

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於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
之四禩宴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
假明靈盼嚮福瑞並應肆有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
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冲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睹
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
而獻曰

於皇考理 明昌天子 天子念親 于祖于禰

惟古宗顯考 並祔古祀 既考既燕

詔群臣其議 宜刺于徑 酌礼之宜

見于太宮 慰于孝思 群臣拜手 豈敢等夷

匪天道孰依 匪舊章孰稽 五年一禘 振古如茲

帝曰俞哉 廟于元龜 四月孟夏 大饗其時 乃詔四裔

備物講儀 鏘鏘之臣 白馬之容 相予載祀 祗率厥職

劍佩鏗鏘 爰後帝齋 請蹕一声 綠槐天堦 星旄翠罕

拂天而來 乃即靈宮 左撞洪鐘 嚴辦中外 冕服于從

奉璋髦士 立列比 或捧珪瓚 或相拜跪 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 形容頌嘆 一夔且矣 清夜戒嚴 明月如水

既薦既裸 如見於見 從以功臣 倏焉夾侍 已事而旋

靈風肅然 誕受龐祉 均及敷天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于時耆艾 文相告語 天子之德 昭天漏泉 宜上尊號

告功皇天 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 於皇孝治 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尊頌

上即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叙瞻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庠
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礼于宣聖廟廷靈輅順動辟水增

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嘆以為此兩代三漢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
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
行之于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
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瑤聖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尊師也
孔瑤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光于百世
礼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暗無聲歌以嘿
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撤忘野老擊菘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
謹稽首再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 苔蕪杏壇 宮居釋老 廟食申韓 天將興文

伊晚明君	微我明君	孰知聖人	天子曰嘻	余謁先師
礼官議礼	王殺帝儀	帝曰先師	百王此尊	礼有北面
無諱朕勤	礼官奉詔	幄次于廟	八月初吉	奉牲以告
我廟俎豆	我王圭璋	日月浚儀	金石魯望	丹青聖容
龍袞帝服	登降拜跪	冕服交輝	壁水湯	龍旂夾
天子戾止	儒林之光	壁水瀾	龍旂靡	天子歸止
化流萬里	大哉聖師	道無古今	昔維陪臣	今親帝臨
畏匡厄陳	廟食茲辰	一時之屈	萬世之伸	思樂壁水
光搖帝裾	屬車一臨	化為泗洙	四方其訓之	

天子文明 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上既嗣天叙朝萬方駿惠先烈罔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
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右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維我
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幸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
揚甚非所以昭先烈考之閔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誠也有司其
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得襲留室于御府
之藏爰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
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惟法惟式逸遊玩好弗侈弗崇嚴
除承筆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
秘書捧承披玩咸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
若念先考追蠶以求遺聲嗜昌歆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
心畫以致其絜之之募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
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	聖喆多能	固天縱之	緝熙光明	奎壁之光
下流人間	神物終合	祥光屬天	天子曰嘻	念茲皇考
于美于墻	矧厥霄藻	帝曰臣某	出汝賜書	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	凡百卿士	視此寵渥	爾貢爾有	予金予爵

天子命之 禮襲上之 侍臣拜手 受言歲之 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 天子念親 歲顏若存 孰定國是 孰振民隱
啟予金縢 予考之訓 孰才鳳臺 孰器舟楫 國任舊人
予考之法 追蠡水声 昌獸追好 孰念手澤 奕世貽室
匪私翰墨 伊先志是悼 顯宗之文 天子之孝
於斯萬年 是則是效 小臣作銘 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此室
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

是時众庶和臬國家安寧觀詩及書溫々乎其和可知也而孔子
作春秋亦不書祥瑞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諛儒妄臣
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鴈作為詩歌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駁乎無
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惟天惟祖宗
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膂但使百姓臬業國家得賢何瑞
如之肆近日此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勿復以聞于皇休哉上
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
代世主萬々也欽惟聖王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
平刑釋寃以重民命控徭薄賦以舒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

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救
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是以陰陽調風
雨時地不受室而嘉禾興朱草生上猶謙讓曾此弗有加之天
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
唐堯虞舜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
之純亦已如成湯之德日辨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
不忍一牛孟軻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軻何取焉以為苟
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况乎聖政行前世之此難行
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此易

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	德動皇天	和氣充塞	靈貺自甄	在郊之郊
有兔斯白	司牧之臣	獻之京闕	天子曰嘻	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	時惟豐年	靈芝三秀	嘉禾六穗	歆艷虛美
何益于治	乃命白兔	縱之郊畿	凡百瑞物	母上有司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僉曰聖明	超越千古	既有其始
願有其終	於皇聖治	萬方來同		

閑：老人澄水文集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網之絕之為
其舉措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
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執我彞憲時汝之尤無
皦之之沽名無容之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蝟興大獄剗果正直神
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近年蓋父
之愆持斧作威幸罷一時寃魂寒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

衣德不稱服中心惡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
勁松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
銘汝前寔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銘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
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釅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亾兮

其二

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北宋之亾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即行有違即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憤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謂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具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下

○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已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禽獸無擇若忘已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滋其志養心以澹泊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我嶺手扶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孤羆奔走魑魍號狐狸文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鬢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照入海籀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聞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鬚眉無乃示我橫氣機裏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此詩也入贊類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
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墻譬猶太山之山滄海之深魚龍禽
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睇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
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以春
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俾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
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技而葉之為言語
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
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
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况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
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河闕望之洋洋至于讀其
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字沫泗之鄉也

○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斂以靜此清獻公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
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
瑣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八

祭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鰲以立極而
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旅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馳而復振
亟夏危而復安巍：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
群下之所能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
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斡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
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

休揭偉績以揚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而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政行之跡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徑惟天弗與矜國厥政不蠲烝自啟兵端職為亂階外阻內訌吾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吾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紀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予寧忍耻不忍人之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于汴梁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庙社

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之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墓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失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此為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提攬樞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卿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辭貌以禮文臣避正殿以答天憂修群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苑囿無此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此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方時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
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躔霄極憑在九以宣命乘白雲而
上賓此四海臣民此為推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
而莫及于是稽合祀徑叅定謚議究其此以易名之意僉謂功贊
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
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
光昭先功紹迨上下重光奠鹿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
博施濟眾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
謂武窮神知化脩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脩物孝之全
也謹按諡法聖善周文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
顯非謚非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且天賜之曰繼天興統
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之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
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
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
于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
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靡訴嗟何幸

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
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戱而成非上宰庇司群公就列覽象物
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室冊其詞曰大命受命傳
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蠲厥政胡馬南牧華風
不競皇天佑正命我真入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徑遠深畧緯
文聖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
尊禮百神升秩元祀体貌大臣賓禮名士鰥寡惠鮮寬滯申理滋
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愆未減賞惟慶延屯利
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閔繳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師于

之矣律恩不問于疎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草心島夷畏
威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
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旻天不弔何言至矣我勤勞天下兮
既如彼思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滕
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犯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月無光蒼天改
色綃幕褰兮疑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水冰哭成雷兮九
泉咽嗚呼哀哉龍旂徐動霓旌前引柳絮漸遙蕤歌猶挽背天闕
之崇峻即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雪悠兮帝鄉遠遡馳
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

殊兮萬代永嗣兮宸顏蔽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
九疑黯未未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
斷蠻夷震驚繩祖父兮孝文之大興聖統兮厥功有成至德難名
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
于因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諡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靈之德其有体
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
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北殷商之發其祥思齊太任見

文王之所以聖臨乎不可尚已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
詠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母后之聖傳之無
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文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
麓興祥玉梳兆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我烈考懿範
彌彰齊蹤唐母媿德周姜輔佐先皇勤勞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
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
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未命脫躡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
右聖皇蓋茂徽音夏罔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
勤而不豫感哀筮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母厚塋

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于金鳧銀海器母珍異之藏玉匣珠襦
襪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思結生
民歷千古而與較寔曠代而無類臣等以為考謚尊德國家之典
有美不揚臣子之罪非自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
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諷札官暨群臣稽節惠之文定易名
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
利茲非曰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
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先識曰明思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
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之謹議

明惠皇后哀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
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
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茲聖皇太后来嬪于京天作之合夏勤
補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
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
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於長樂之宮肆惟冲人嗣無彊
大曆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憝降此
大喪創巨痛殷筑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闕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

仁賦性勞動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
止迄可少休我母天下忍瘠其子乎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疾
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止位以定名考
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豔德則何以對越在
天之靈慰孝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
名伏以蘊先物之幾体懷冲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
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
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惠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儀文謹奉
王冊王宝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

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姪平叔文

孔子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
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暫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
大理槃木力撼去無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王粹水清撫姪如
子事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又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
明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定孰知平叔蒙
莊摩詰舉世不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
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躋易地皆然人無異

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為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
公如不聞我訃已決謂言六帙之身退閑暮月不待龍髯遂攀百
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為大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
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付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
英冒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膽兮又重之以
修能飛叢矢于指端兮匪弦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
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

槍而得名溢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啟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
髮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顙兮氣指厲而奮征寒日薄于震淵兮
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忽推我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
將行流沙騏驎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
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
絕藝神投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宝刀匣
虎鬚催兮生死決風蕭兮霧冥烈志投淚兮悲哀咽嗚呼哀
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不識兮死誅之誅國
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纏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
噴高明。伏念先伯某，蚤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
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
陳恒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
賊鴟張之勢，矢貫脅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
得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
糧餉以先驅，之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
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
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伏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
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蘇威儀文

嗚呼！去降道喪，朴散而離。古風不還，慨莫予追。有人于此，真淳不
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歆。尊師抱一，不瀆嚴奉。戒律始終，不虧
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壯儒釋。一以貫之昔
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飢。我父
我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在德是儀。自始識白暨老，且哀三十餘
年。不磷不淄，我送北來。見師澄湄，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

天發殺机桑梓陷沒親讖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
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棄我如
遺師既之歿僵坐移時頭項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
死生夢幻鼻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慮不如一宣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辭
要而天頂暖而濡以刑：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主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三品而止於斯即方行
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既昇之才而不昇之

壽何侈于波而獨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
此長英：不羈暫為御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
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訟賦詩諸公文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

刀割雞政書籍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
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相卿遺愛葉邑立祠既片而復謂將有
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
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遠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老母倚
門望之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
處之嗚呼哀哉淮南山翁文為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支君雖往

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
尚饗

閩之老人澄水文集卷十九

書啟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道論敬竹下風瞻
係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
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
何嘗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迹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
阿餌水岩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
而不解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



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
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之屈
已下賢尊師重道嘆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堯帝尊廣成
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且過也雖先生懷室遺世如其之不肖
者固在此棄獨不念累世之祖業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
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東山謝安為蒼生而一起今
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
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
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蕙幌拂
雲扃未為晚耳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眷善
加調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况如三歲何得來音且悉
動靜為慰可量此寄雜詩疾讀數遍擊節屢嘆足下天才英逸不
假繩削豈復老夫此可擬議然以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
誠山川間之坐成沉浮况勤厚如此遇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
荒自濡甚涸况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故俯就先後進禮耶
聊布一二此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揜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

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
天得其冲澹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峻峭孟東野賈闓仙人
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
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後古今之
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
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是下以唐宋詩
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々然如晉宋
詞人蹈襲用一律即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
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為未足是出至于無形聽至于無

声其為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且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
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
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為文當師
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
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鐘王歐虞
顏柳畫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專師于古人也
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
揚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之惟陳言之務去
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

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六經我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子雲韓愈歐陽脩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略理之文也我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我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我師其意不師其詞然我老矣眼昏力薈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且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体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且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此責徧學古人昔人謂法書豈是率意而為之

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措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有坐而能立者飛動我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數日相見曰此書如何東坡曰如秦吉了耳且下之書無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癡踵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炁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愛誰料寒士飢天廐玉山永不救我馬禮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驚魚虫風雲誰復話蒼蒼不圖履哀屠龍扶笈搦莞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鐘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舡

東五徑不掃塗撤窮門庭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
鶴搖天雄岩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徧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
徑雲深造物開岩地岩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姪碧日夕
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足硤确樵道生枳棘盤：出井底回首
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塵跡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
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
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此望于我友也昔人有吹嘯學鳴鳳者不可
得聞時有梟音耳今觀君詩無乃間有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且
下之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
然愛且下之深者莫如老夫願且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願且下
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且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
安毋躁

荅麻知幾書

知幾且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
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近來舊疾差減否甚懸：也聞御
榜到日且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
何足置懷前者且下與李欽叔各魁首貢群口磬：爭為毀訾及
欽叔建中西科然後慙然心服如使且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

當與欽叔並驅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以成敗論士哉僕少時
應舉被黜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顛晦自有時以今觀
之向之戚：者何其妄也且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驚得鳩
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且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
天將昌其道非且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且下宿命還本知
見當不出此言也且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
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而
且尊且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我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
當安時處順况未至是耶且下此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

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
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
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為學趁時乾沒為賢
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
周荅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耳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
之至于此謂為忠誠為謹廉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
且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
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若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我敬常先生
王賢佐談禪我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鑿不及儀企賢任子山徑學

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举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襍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炆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安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於膏梁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而昧者用之至于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瘞病用意徒矣議者以用涼藥為喜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閑：老人澄水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改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之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補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竒妙理於豪放之外竒嘗以為書仙屹然肩屬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騫狼若當道長系臨淵其巖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止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虞鏗鉉鐻鑄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

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炁風水波春山雲烟此猶可略而言
至于字外象成風之妙筆端透其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
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
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
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枯柴之卧澗
壑截然如快劍之斫蛟鼉奮然如虵之起陸矯然如鷗鷺之盤
空鳥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卷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
比其沉着痛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簾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
潮涿鹿之野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
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
之長其筆陣之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
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楚志之翻着鞵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
目夔一足能三足猿裊藤虫食木巨石狼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
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艸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

也能知東坡之謂所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非必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

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遇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奸雄有比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脩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寔亦自况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草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稍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父王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於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嘆曰子能
休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為子言
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豪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
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為有詩致虛極則
絕其詩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
誠能虛不誠則為素隱為矯激至于我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
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
不誠則搞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者心士大夫狃於名爵庶
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斲人性命于股掌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
心哉此時人欲歛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
不審也世未有食鳥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
之不審耳白晝操刀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事議獄知
其寃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一
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
為司直之日奏誠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視興哀于不報

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去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此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摠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歛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者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去祀也宜哉知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顯榮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閣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傲揚少師也不知者至此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我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東坡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揚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况其工如是耶

題少師書陰符經後

曰頭瘤目反妍其虫被褐懷玉及美其疵虫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故^以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盃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顏澹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耀東坡書如魏鄭公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搃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体兼顏蘇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艸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稿以薄田租給饘粥乞長州安置其後竟卒于長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後耳然則無德而干駟者亦可悲也夫

可悲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劄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披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佑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以是溘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姦邪何也竊意姦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高自聖賢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恂悅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惝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學信有得矣夫之好異去華以白

蓮為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為人必高
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
甚則善人為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未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温
公為奸黨以歐籟為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弊也士
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無幾脚踏實地無躡守虛浮之咎
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
卿秦少遊雖實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

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頗以小辭自喜惜哉術不可不
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宕鳥獸之號
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此
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聞賢聖補不逮勸百而諷一
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
王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寔其事乃知楚人事鬼
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烟蔥蔚意必

有神主之褻瀆如此無乃汗靈尊乎乃為之辨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虱乎

跋山谷草堂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於華陽之體欵

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

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壻鍾會啖司馬昭以卧在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不為礼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事遂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且古奸雄窺伺神氣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適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勸司馬昭斷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為不死耳尚何訾云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

拙復何足云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麓者當以是參之

○ 題黃山書後

余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蘓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為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予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渌翁圓熟若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

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

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岩歌

其歌云西岸逸人以天為衝兮地為席茵青山為家兮流水為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法如漫世間清境端為我輩設我徒豈為法礼繩少文援琴衆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矣蒸如何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岩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礼法
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盖有道者公又有詩
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之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味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
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眾香國中來
來去從眾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此作墓誌銘及洪
邁夷堅志此言皆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
非有仙骨視声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

元章奏札以澠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
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
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捧法眼臨行灑落固不徒然者
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
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此言者乃如此想雲門
兒孫不以為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
覬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劖眼淚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
曹咬猪狗脚者所能奏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於他日
臨行一著預知死期則未肯多讓後卒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

月十有九日題

閑二題此帖後謂元祐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
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
今此帖賣在河朔

金趙秉文著



澄水文集卷二十終



四庫書所據本即此本也或是本從，久瀾閣寫出
亦未可知劉祁謂開，老人細於詩而疎於文但
取氣象信然，論學諸文根柢程朱蒼蒼莽
正不易及

北洛借觀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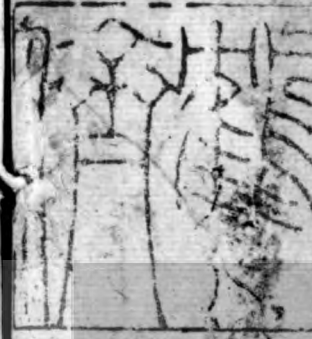
月十有九日題

閑二題此帖後謂元祐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
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
今此帖賣在河朔

金趙秉文著



澄水文集卷二十終



四庫書所據本即此本也或是本從，久瀾閣寫出
亦未可知劉祁謂開，老人細於詩而疎於文但
取氣象信然，論學諸文根柢程朱蒼蒼莽
正不易及



借觀因識

馬



